

邵雍『击壤三千首』考

丁治民 著

邵雍“击壤三千首”考

丁治民 著



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

浙江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邵雍“击壤三千首”考 / 丁治民著. —杭州: 浙江大学出版社, 2009. 11

ISBN 978-7-308-07188-8

I. 邵… II. 丁… III. 古典诗歌—文学研究—中国—北宋 IV. I207.2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206502 号

邵雍“击壤三千首”考

丁治民 著

责任编辑 王 晴

封面设计 俞亚彤

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

(杭州市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28)

(网址: <http://www.zjupress.com>)

排 版 杭州求是图文制作有限公司

印 刷 杭州浙大同力教育彩印有限公司

开 本 880mm×1230mm 1/32

印 张 9.625

字 数 300 千

版 印 次 2009 年 1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308-07188-8

定 价 29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

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邮购电话(0571)88925591

目 录

“击壤三千首”考论	1
《前定数》辑校	15
邵博序(一)	15
邵雍序(二)	16
检数起例	17
卷一	18
卷二	49
卷三	89
卷四	126
卷五	161
卷六	203
卷七	230
卷八	263
参考文献	300
鸣 谢	302

“击壤三千首”考论

提 要:北宋著名学者邵雍自称其诗有三千首,而现存其诗集《伊川击壤集》不同版本均仅有一千五百多首,还应有一千五百首,但未见其中。明清时期的文集、笔记和目录记载了邵雍另一部不为学界所知的著作——《前定数》,书前共有两序,其一为邵雍之孙邵博所书。该书是以诗歌的形式表现易数内容,而我们在《永乐大典》中发现了保存完整的《前定数》,其诗共存一千四百九十三首。诗歌不仅在数量上与邵雍所称相一致,而且在内容和语言等方面与《伊川击壤集》和《皇极经世》具有异曲同工之妙。

关键词:“击壤三千首” 《前定数》 《永乐大典》

击 壤 吟

击壤三千首,行窝二十家。
乐天为事业,养志是生涯。
出入将如意,过从用小车。
人能知此乐,何必待纷华。

该诗是北宋著名学者、哲学家邵雍诗集《伊川击壤集》中的一首五律,其中首句“击壤三千首”表明其诗应有三千首或三千首左右。

《宋史》论及邵氏诗集名称为《伊川击壤集》,未及卷数及诗数;宋人晁公武《郡斋读书志》始云邵尧夫有《击壤集》二十卷,而后陈振孙《直斋书录解题》及马端临《文献通考》也仅记载《击壤集》为二十卷,但均未言及诗数。据台湾学者郑定国先生在2000年统计,《伊川击壤集》不同版本的诗

数虽有差异,但均为一千五百多首。现援引于下:

版 本	总数	备 注
南宋末期刊本(卷十系抄配)	1521	重出 2 首,存司马光等人诗 57 首
南宋末期刊本配补明初仿宋刊及抄本 (卷三、四、五、六卷系宋残本)	1521	重出 2 首,存司马光等人诗 66 首
明成化本	1518	重出 2 首,存司马光等人诗 57 首
清《四库全书》本	1515	存司马光等人诗 66 首
《全宋诗》本	1541	辑佚 46 首

通过比较上述五种善本的异同,郑定国先生指出:“我们确知从宋迄今《击壤集》诗歌总数的变化不大,其中以南宋末期刊本的一五二一首最接近邵雍长子邵伯温所编定《击壤集》原貌(其中有二首诗重出,实际上只见邵雍诗作一五一九首),大陆本的《全宋诗》保留宋诗最多,共一五四一首。至于曾与邵雍唱酬的司马光、富弼、程颢、吕公著、王胜之、张载等十数人的作品,共六十六首,历经近千年,一直保存原样。现在观察《击壤集》作品绝大多数系邵雍晚年的结集,少年中年之作肯定有不少散佚,甚或邵氏自行毁去者,所以邵雍诗作,自是不仅一五一九首。然而,最早的《伊川击壤集》毕竟只存这些诗数而已。邵氏自云三千首诗,恐是其毕生所作大略的总数,而杨时《龟山语录》所称集外之诗,因以散佚,恐怕我辈辑佚整理或多少可得一些,如欲恢复三千首的旧观,自是不能。”

郑先生通过现存版本比较以确定《击壤集》的诗数的方法值得肯定,但“如欲恢复三千首的旧观,自是不能”的结论好像下得为时过早。

但不管如何,《击壤集》还有一千五百首左右的诗未见确是事实,一千五百首诗是何内容也不得而知。然而为杨时(1053—1135)《龟山先生语录》所称赞的邵雍诗句“须信画前原有易,自从删后更无诗”一联为集外之诗的内容提供了线索。“易”即“诗”,“诗”即“易”,也就是说,“易”是以“诗”的形式表现,“诗”是以“易”的内容表达。

邵雍精于易数,《宋史·道学传》:“邵雍,字尧夫,其先范阳人,父古,徙衡漳,又徙共城。雍年三十游河南,葬其亲伊水上,遂为河南人。……北海李之才摄共城令,闻雍好学,尝造其庐,谓曰:子亦闻物理性命之学

乎？雍对曰：幸受教。乃事之才，受《河图》、《洛书》、必羲八卦六十四卦图像。之才之传，远有端绪。而雍探赜索隐，妙悟神契，洞彻蕴奥，汪洋浩博，多其所自得者……熙宁十年（1077）卒，年六十七，赠秘书省著作郎，元祐中赐谥康节。”晁公武《郡斋读书志》亦云：“雍邃于易数，歌诗盖其余事。”

传世而为学界所熟知的邵雍著述有三种，分别为《皇极经世书》、《伊川击壤集》和《渔樵问对》。《皇极经世书》又名《皇极经世》。朱伯崑先生认为，“其所谓皇极经世，即按三皇所立的至高法则，观察和推测人类历史的变化以御世。因为此法则为伏羲氏所立，故又称其易学著作为《皇极经世》”。该书为邵雍系统阐发其思想的哲学著作。《渔樵问对》文字不多，其内容基本上与《皇极经世书》的《观物内篇》相近。这两部书均非韵文。

《伊川击壤集》虽是诗集，但其内容多为“自乐”和“乐时”之诗。邵雍认为宇宙和人类的发展都存在“至理”，达此至理，就能洞察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，从而妥善对待自己的人生际遇，获得精神上的“安乐”。《伊川击壤集》其实就是以文学形式延伸其哲学思想，其精神实质虽与《皇极经世》是一致的，二者都有侧重“先天”之意味，但并非直接表现易数的。因此，邵雍的著作还应有一部是以诗歌的形式直接表达易数的，也就是“击壤三千首”未见于《伊川击壤集》之内容。

宋人张邦基《墨庄漫录》记载邵雍确有一部关于易数的著作。卷二：“康节邵先生尧夫在洛中，尝与司马温公论易数，推园中牡丹云‘某日某时当毁。’是日温公命数客以观。日向午，花方秾盛，客颇疑之。期须两马相踉，绝衔断轡，自外突入，驰骤栏上，花果毁焉。尝言天下可传此者，司马君实、章子厚耳。而君实不肯学，子厚不可学。临终焚其书，不传，只以《皇极经世》行于世。”邵雍所焚之书的名称未见著录。

关于邵雍的著作，学术界仅知上述三种，虽然历代的官私著述目录记载也多为这三种，但我们在明清文人的文集、笔记和目录中还是发现了邵雍另一部著作的名称：《前定数》。

[明]韩雍撰《襄毅文集》卷八《术士推康节前定数一生宦迹皆符合不爽感叹一绝》：

先天数学信无乖，推得从前万事谐。
从此谋身不须问，人生真有命安排。

[明]倪宗正撰《倪小野先生全集》卷二《溪山岁月阁记》：

世传邵康节《前定数》诗于予，诗结云：身成江汉思鲈脍，乐在溪山岁月深。予归田而因感此诗，于池阁扁曰：溪山岁月。

[清]俞樾《茶香室三抄》卷二一《前定数》：

国朝叶澧桥《西杂记》云：内阁大库中向存子平若干箱，曰《前定数》，库钥为典籍厅所掌。辛亥春，予某启钥，往视仅存数十册，篇页零乱，现其纸墨，明人所为。一老隶云：三十年前，某相国取其大半去矣。闻山右稷石县库亦藏有写本，大都已往验而未来之事，多不足凭。按江湖间有挟此术者谓之《皇极经世数》，亦谓之邵康节《蠡子数》。

[清]阮元撰《文选楼藏书记》

《大^①定易数》，五册，宋邵雍著，抄本。
是书推测星命之术。

从上述文献可以看出，明代倪宗正和清代阮元见过其书，该书的名称为《前定数》或《前定易数》，而且文体为诗歌。阮元点明该书的内容：“是书推测星命之术。”既为推测星命之术著作，属于术数类，那么该书不为历代官私著述的目录书所重，在一般的目录书中很难见到的原因也就不难理解了。

如果上述推论可以成立的话，那么邵雍著有《前定数》一书就应是可信的。但问题是直至目前学术界对该书的内容知之甚少，而我们在《永乐

① “大”字疑为“前”字所讹或所误。

大典》中发现了邵雍《前定数》(该书主要的内容为《前定易数》)。

《永乐大典》:

卷一万八千七百六十四	十九敬	命	诸家星命百二十六
卷一万八千七百六十五	十九敬	命	诸家星命百二十七
卷一万八千七百六十六	十九敬	命	诸家星命百二十八
卷一万八千七百六十七	十九敬	命	诸家星命百二十九
卷一万八千七百六十八	十九敬	命	诸家星命百三十
卷一万八千七百六十九	十九敬	命	诸家星命百三十一
卷一万八千七百七十	十九敬	命	诸家星命百三十二
卷一万八千七百七十一	十九敬	命	诸家星命百三十三

《永乐大典》收录的“诸家星命”一百三十三卷之后还有多少卷虽不可确考,但前一百二十五卷已散佚是不争的事实,一百多卷的“诸家星命”也仅保存了八卷。上述八卷收录的为《前定数》,邵雍《前定数》就在其中。

前定数 目录 诸家序 检数起例:假如六甲生人,见甲子时,则于甲甲内取子时;或六乙生人,见甲子时,则于乙甲内寻子时。余皆仿此男女。甲甲 甲乙 甲丙 甲丁 甲戊 甲己 甲庚 甲辛 甲壬 甲癸 乙甲 乙乙 乙丙 乙丁 乙戊 乙己 乙庚 乙辛 乙壬 乙癸 丙甲 丙乙 丙丙 丙丁 丙戊 丙己 丙庚 丙辛 丙壬 丙癸 丁甲 丁乙 丁丙 丁丁 丁戊 丁己 丁庚 丁辛 丁壬 丁癸 戊甲 戊乙 戊丙 戊丁 戊戊 戊己 戊庚 戊辛 戊壬 戊癸 己甲 己乙 己丙 己丁 己戊 己己 己庚 己辛 己壬 己癸 庚甲 庚乙 庚丙 庚丁 庚戊 庚己 庚庚 庚辛 庚壬 庚癸 辛甲 辛乙 辛丙 辛丁 辛戊 辛己 辛庚 辛辛 辛壬 辛癸 壬甲 壬乙 壬丙 壬丁 壬戊 壬己 壬庚 壬辛 壬壬 壬癸 癸甲 癸乙 癸丙 癸丁 癸戊 癸己 癸庚 癸辛 癸壬 癸癸。易衍东方朔书 附后

诸家序:鬼谷子分定经序……康节前定数序……序……四

字经序……郭璞数序……

各家的内容排列次序分别为：鬼谷分定经、康节前定数、四字经和郭璞数。四部书，五篇序，《康节前定数序》为邵雍之孙邵博所书，《四字经序》为《四字经》之序，因此，《康节前定数序》后之序虽未署名，但应为《前定数》的序，我们认为当为邵雍自序。现把二序移录于下：

《康节前定数序》：

先翁康节夫子，学探连山、龟藏、周易之蹟，心游葛天之妙、羲黄之上。三十六宫，在方册者，即在其方寸者也。尝撰《经世》一书，语其大也，天地之运、古今之变，不能外；又作《易数》一书，天根月窟，闲相来往，元会运世，递相兄弟，其自然乎？自昔者谁为之？有数焉？苟数焉，则大块间事，高高下下有千万也，形形色色变千万也，一数之自然而然，诿之适然，畴之其可；语其小也，一民物贵贱寿夭之所以然不能遗。则《经世》者固与《易》相表里，而《易数》者，又与《经世》相经纬。先翁作是书，不为无言，盖以栖人间世而为人，阳埏阴殖，天戴地履，其生也有自来，虽蕴尧舜君民之学，非尧舜君民之命，诿曰，其出有间，为谁其竟之？先翁深于《易》者也，此所以不任有数焉。绍兴二十六年（1156）十一月既望，嗣孙博拜手敬书。

《序》：

心好命又好，富贵常暖饱；心好命不好，天地也相保；命好心不好，衣禄折寿早；命心都不好，饥寒直到老。闲时检点平生事，静坐思量日所为；但把寸心行正道，自然天地不相亏。要知前世因，今生受者是；要知后世因，今生积者是。陈希夷预定生限隐奥，贵贱消息。天干年月见皆根，阴阳无论一般论；时师若遇斯文诀，造化玄机度与人。

邵博的生平事迹，《宋史》无传，但据陈騏《南宋馆阁录》卷八，李心传

《建炎以来系年要录》卷一六三、卷一七九，《邵氏闻见后录》卷一五等零星记载，可略知一二。邵博，字公济，河南洛阳人，邵雍之孙、邵伯温次子。屡官右朝奉大夫，绍兴八年，赐同进士出身，绍兴九年，知果州，绍兴二十二年，知眉州，绍兴二十八年（1158），降授左朝散郎。是年卒于犍为县。著《邵氏闻见后录》三十卷，另有《邵博文集》五十七卷，今已佚。

从卷一万八千七百六十四的“甲甲”始，至卷一万八千七百七十一“癸癸”终，一百个天干组合一个不少，因此，邵雍《前定数》是完整的，事实上在这八卷中，《前定数》被完整地保存至今。

在邵雍之前已有《前定数》这一类的书，邵雍沿袭了前人《前定数》的框架，又加以发展，发展的主要内容就是《前定易数》。《前定数》是以天干十个名称相互组合为一百个，《前定易数》再以地支十二个分男命、女命，并以五言或七言诗（仅四首为六言）的形式表达某人在某年某个时辰出生就注定其一生的际遇。为了解其梗概，仅举一端：

辛丙：名昼日云遮格

日昼难分影渐斜，成身消息未待时。
春归雁叫无踪迹，秋月空梁燕亦归。
祖道只因身反破，恩深争奈见分离。
春色树漫缘何事，实结枝头一果奇。

（中）

根地须荣贵，身成事渐同。并逢龙共虎，八口快刀锋。

（末）

造化缘来进退多，正当成处反蹉跎。
得逢衣紫东君客，从此亨通气象和。

男命《前定易数》：同人

子

春色人言浓似酒，生涯自料冷如冰。
利名成破空搔首，志气多能苦识音。
目断月明空雁过，情伤风送落花深。
平生懒若长江水，无语东流是此心。

寅

纵步蟾蜍窟，仰瞻牛斗间。馨香犹未足，荣达事空闲。
雨未情何久，霜鸿飞更难。莫言终去路，云雾绕西山。

辰

石镜藏金匣，重磨拂旧尘。鉴前难鉴后，明物不明心。
花落幽园静，鸿飞晓月沉。生涯三径里，桃李自成阴。

午

志气冲天外，生涯计复成。只因身废破，方见满还倾。
去雁云间见，花飘雨后轻。秋光风景别，残日照西陵。

申

春色江山丽，繁华锦绣堆。光华偏应日，功业自奇哉。
铺翅鸳鸯卧，张飞鸿雁来。成身消息好，独步上高台。

戌

成家立业两边圆，图利图名意未便。
劳尽百年心计上，漫施千尺手拿天。
白云随雁飞天外，红雨飘花落槛前。
晚岁生涯随意足，奈何天付此因缘。

女命《前定易数》：鼎

子

莫管身无疾，当初福未坚。高楼人自望，操志欲寻缘。
贵客重重喜，东君叠叠言。羊头并鼠尾，消息自来传。

寅

满斛黄金映日明，花红柳绿色春生。
禄逐马群寻大路，名随兔子立前程。
良驹不脱风尘客，紫燕频栖檐栋荣。
日斜不展金钗坠，冒雨披衣入汉京。

辰

灯前说尽平生事，早上疑如一梦醒。
守闺寂寞存心在，垂幙清闲发笑惊。
一鸡忽在耳边语，双龙默自调琴声。
离家早早前程去，贵客相扶入帝京。

午

君臣际会一时中，风云散乱未和同。
万里扬威人恐惧，一身立计自亨通。
未遇良时自安守，终须奇果渐昌隆。
鼠尾相刑终自吉，不须忧虑有疑凶。

申

君心未喜意常疏，奈缘孤蹇向云居。
施心兀坐幽帟里，立计当先离故庐。
鸳鸯对对游新水，鸿雁双双过远湖。
试问平生有何似，勤心福德有相如。

戌

前程尽自立磁基，且忍心怀勿外驰。
平生自有微微福，计业终须遇吉期。
情性切宜收拾住，闺中兀坐莫招非。
待得寅头回顾后，不妨安稳脱忧危。

辛丁：名木茂深林格

归雁过山飞不迭，岁寒枝上一光辉。
犬头消息君须觉，禄马猪羊虎奋威。
中愿阴神齐拱手，绿波深处决无亏。
太原天水人相引，遇此方知应晚期。

(中)

大树根盘实，年深枝叶残。江乡秋月上，时照好青山。

(末)

浅分生来命主艰，难逢经海历难关。
逢贤遇贵相提挈，际会风云顷刻间。

男命《前定易数》：否

丑

往昔何堪说，当年事可知。满园春色盛，触处月光辉。
露浥梨花湿，风轻燕子飞。水南山更好，归计莫栖迟。

卯

秋山云水凋残叶，拟待秋来长旧枝。
道在困时焉足叹，人当荣处事无疑。
寒江鸿雁双双远，春沼鸳鸯对对飞。
试问终身人事业，前程超越势真奇。

巳

红杏枝头春色媚，绿杨堤畔晓风阴。
千山自觉形神爽，野树何如困睡沉。
花影重重增夜雨，雁声呖呖碎秋心。
身成江汉思莼脍，乐在溪山岁月深。

未

园苑青春媚，门阑白日闲。未应财久积，终后事艰难。
雁影沉秋水，人情隔故关。不堪江上月，回首落青山。

酉

云龙相会遇，霖雨在斯须。枯槁含滋秀，荣华与众殊。
功名好消息，人意莫踟蹰。若能如越相，永永脱灾虞。

亥

桃花谢后杏芳菲，春去秋来未得时。
景物循环荣又谢，直逢牛马始相宜。
莺鸣雨后声多巧，雁叫秋深意别离。
好似年年江上月，阴晴圆缺有盈亏。

女命《前定易数》：解

丑

绣幙低垂风自扬，蓦地荣华福禄昌。
早向朱门多吉庆，庶除一纪少灾殃。
对对鸳鸯时得意，双双鸾凤自呈祥。
更遇虎龙从自始，从容富贵不寻常。

卯

得见东君宠，无忧喜自新。但缘时遇□，终自福中迎。
处己宜安静，成家脱苦尘。生涯荣又辱，志气满江津。

巳

好事多磨难，根基向晚前。自宜登凤阁，亲义断成冤。
芳桂君来折，枝高奇果连。平生如一梦，亏了又还圆。

未

雕琢昆山玉，方圆巧匠心。须当修内善，莫使外邪侵。
真伪为非是，前程福自深。身劳唯在晚，回首楚歌吟。

酉

水冷鱼沉底，泥轻燕跃林。闺情何事乐，立志守当今。
奇果须成实，东君特地寻。闲中常守节，莫惹是非侵。

亥

欲问平生事，聪明立性刚。立身亲巨富，处世近忠良。
鱼跳深波急，燕语尽梁藏。无心须走兔，衣禄永安康。

明代倪宗正所言“身成江汉思鲈脍，乐在溪山岁月深”就见于上述“辛丁”男命《前定易数》：否“巳”中，信哉，斯言。诗中流露了作者参透天人、观易见道的智慧，显示了作者博大舒放的宇宙胸怀和洞明深湛的生命意识。

其他九十八个组合也莫不是如此。每一天干组合中，《前定数》有三首诗，男命《前定易数》有六首诗，女命《前定易数》有六首诗，因此每一个组合应有十五首诗。总共一百个组合，因此，《前定数》应有一千五百首诗，但“戊庚”之“未”、“庚丁”之“未”、“庚巳”之“中”、“庚辛”之“中”、“辛乙”之“中”、“壬巳”之“中”和“癸庚”之“中”缺，无诗，《前定数》实存一千四百九十三首诗。与现存《伊川击壤集》不论是一千五百一十九首，还是一千五百四十一首相加，总数均略多于三千首。

邵博在序中不仅说到其祖父作《前定易数》一书，而且还谈到了《前定易数》与《皇极经世》二者之间互为表里、相为经纬的关系。在易学史上，学术界在论及邵雍的贡献时，主要着眼在其综合河洛之学、先天之学与

《易经》象数之学的成果，对宇宙、历史盛衰治乱的规律建立一个完整的体系，该系统主要是建立在《皇极经世书》之中，其实邵雍对哲学体系不仅有基础性研究，而且有应用性研究，即将玄远、神秘的思想化繁为简、化难为易，走向民间，日益显示实用价值，这主要体现在《前定数》中。

朱熹云：“程、邵之学固不同，然二先生所以推尊康节者至矣。盖以其信道不惑，不杂异端，班于温公、横渠之间。”余敦康先生颇为推崇邵雍的“宇宙意识与人文情怀”，认为邵雍的“宇宙意识有似于道家，这种人文情怀就有似于儒家了”。称赞邵雍是一个“儒道兼综的人物，虽旷达而仍有执著的人文情怀……他的先天之学是一种内圣外王之道”。足见邵氏易学影响之深、之远。今人研究邵雍的思想，如果要全面准确地把握邵雍的易学思想，那么必须对邵雍两部重要的易学著作《皇极经世》和《前定易数》作通盘的考虑，而在此之前学术界尚未见到《前定易数》，所以《前定易数》的发现对于把握邵雍的易学思想是非常重要的。可以说，研究该书是一项填补空白性的工作，必将对中国哲学史、易学思想史有着深远的影响；邵雍的人文情怀、安乐精神和真善境界，不仅对后世易学家、理学家产生了重要影响，而且对当今的世俗人生仍然有着可资借鉴的意义。

“以理入诗”和“雅俗不避”是邵雍《伊川击壤集》的特色。在文学批评史上，郑振铎先生对邵雍的批评可谓独具只眼，郑先生在《中国文学史》指出：

邵雍的诗，在北宋诸作里，显出特殊的风味，与时流格格不能相入。他与西昆固攀附不上，于欧、梅也去之甚远。欧、梅虽力矫靡艳而趋于闲淡，但并没有淡到像白开水似的无韵无味。雍的诗却独往独来地做到这一层了。有时如格言，有时如说理，像“我若寿命七十岁，眼前见汝二十五。我欲愿汝成大贤，未知天意肯从否？”（生男吟）诚是王梵志以来最大胆的诗人。如此明白如话的诗语，就是顾况、荀鹤诸人也还不敢下呢。而像“频频到口微成醉，拍拍满怀都是春”、“卷舒千古兴亡事，出入几重云山水”、“恍惚阴阳初变化，氤氲天地乍回旋。中间些子好光景，安得功夫入语言”云云，也都不是一般诗人所可同群的。其苍茫独立的风度，颇有些宗主的气味。